

春
秋
家
說

春秋家說卷二上

船山遺書十四

衡陽王夫之撰

文公

通春秋之文以知其義常事之大者以筆爲貶則削者之無譏可知也以削爲貶則筆者之無譏可知也昏祀蒐狩失正則書故知不書者之得正公卽位有故則不書故知書者之得正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正也所以正者周道然也百官總己以聽于冢宰殷禮也殷尙質質從乎情周尙文文從乎理然而質有廢文文無廢質故曰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後世言禮者有大患焉患夫議與任者各挾所

值而不相成也議者不值乎任推情以求至而不知情之固有其理任者迫於所值審理而未得其安乃不知理之不遠乎情故崇殷禮者挾總己之說責嗣子以其情將欲使曠年無君開姦邪以窺大位曰必爾以終三年之愛而後人子之情至乃以議之則無與瑕之而固不可行矣於是任者乘其所不可以非之曰三年之喪非今之能行者也夫然而挾天位之重以爲名使人欲之私以爲實將遂稅衰麻弛過密錦衣玉食軒縣佾舞若非是而曠天工者然嗚呼此禮之所自亡不相爲成者賊之也疏衰之服飭粥之食自庶人達於天子禮也踰年改元元寬服以告廟臨

羣臣小事從其司大事決於喪次禮也踰年卽位從其文而不廢質服喪三年從其質而不害文故從殷之質未備乎周之文而從周之文不廢殷質則挾天位之重以爲名使人欲之私以爲實者其邪說不得立矣食旨不甘故弗食聞樂不樂故勿聞居處不安故勿居君子之居喪若是焉耳矣天之所命親之所昇臣民之所待以制其亂以保其危戰戰栗栗無疆惟恤夫豈食稍衣錦有可樂而生其忍者比哉故衰絰可以臨聖室可以議含痛隱憂而不相爲妨負荷克家而以終乃事若此者亦旣與喪紀相成而不悖矣則何疑邪或有疑者卽位之冕焉爾夫疏衰之三

年固不可斯須去也禮有兄弟之喪則服其服而哭之反
次而後反服是伸之斯須而不廢其庸哀文之所以不害
質也卽先君之位承先君之國以終始先君之大事其視
兄弟之喪不尤重乎伸斯須之冕以共天命亦何疑邪故
孟子之所告滕文公之所行盡之矣服食達於庶人命戒
廢於在殯周之道春秋之法如是焉耳孔子曰古之人皆
然周不爾也周不爾而子從周弗從殷矣

非其所保而有獲苟不審乎進退之則去就之正爲亂而
已矣衛自滅邢而其志張成公用之終始以與晉爲難身
屢辱國瀕亡殺其冢卿而僅得免春秋書晉侯伐衛衛人

伐晉其忿不思難難不悔禍之咎未之掩矣衛之不能敵
晉勢也君子非獎勢者也衛之不得亢晉義也君子不獎
非義者也伐而相報亢如其敵君子斯以咎衛而獎晉矣
三代之有伯猶後世之有黨也有伯而天子下替有黨而
公論下移故伯之與黨治世之所謂害也然夏之昆吾商
之彭韋周之齊晉終以救三代之崩亡漢之李杜唐之裴
李元祐之雒蜀萬厯之東林終以存士民之綱紀伯竭其
力黨竭其死僅與天下爭而匪人者恆起而敗之故君子
惡之深焉暴秦不欲天下之有伯乃重削子弟大臣之權
而獨操之是以匹夫稱兵而天子束手則是以操之者散

之也元不欲使臣下之有黨乃任文法斥議論廢臺諫以束之是以百官互蔽而天下蒙毒則是以束之者弛之也孟子曰其事則齊桓晉文然則亢桓文而敵之以敗其事者君子之所惡審矣君子之以獎伯而伸黨人也治衰世之大義也豈但其勢然乎哉

幸人之陷於惡以爲之名而制之小人以之閒君子小人之恆也幸小人之稔於惡以操其慙而利所欲則君子行而小人心矣且夫所惡於夷狄者唯其嗜利滅義安忍賊仁禽行獸鬪而不知君父耳故夫夷狄之未若此也君子猶將惡之爲其足以爲此而不難也乃旣已成於大慙矣

則君子之恍惚奮怒思以伸天之所必討豈曰黷惡已盈而利在我哉春秋書楚商臣之弑頹與蔡般之弑固無異詞無異治也斯以爲仁之誠義之充持君子之道以正天下而無有幸也恃我之仁而不恃彼之賊仁恃我之義而不恃彼之滅義仁之誠義之充則夫滅仁滅義之介乎前如大川之受歲疾流而去之無所畱也如利刃之加物悉割而剗之不有擇而聽其自壞也知弑父與君之爲大惡痛心疾首而忍以爲幸也乎西北之謀臣不知此義幸俺荅父子祖孫之淫亂以持其長短而竊以自安樂道其醜而惟恐不然以此謀國不亡胡待焉故不知春秋之義雖

以救敗亡而不給況其大焉者乎

天下無恆治人無恆亂人時乎亂者斯亂之所歸也故君子無恆于人無恆奪人亂則奪之奪其成乎亂也將欲奪之則必詳之詳其所爲亂旣已彰著而後奪之以斥而不復于是以春秋始詳楚晉文已前亂在楚也當文公之代尤詳秦晉襄以來亂在秦也方是時王室苟安齊宋苟睦楚內潰而力不及中國陳鄭蔡許苟免收西周之故地西吞戎南結楚以敗晉之伯而覬爭中國者秦而已矣晉襄在位十有三年而秦晉之兵爭也八春秋舉之無遺詞乃以使秦之爲亂人昭著而無所掩於是而晉侯以大之

狄秦以擯之河曲以後秦之所有事者不數見於春秋置
之於裔夷而弗與治矣秦非恆亂人也潰晉以潰天下欲
雖未逞而志已極也故治亂者因時懲亂者因志撥亂世
反之正弗操一恆好惡以有所固必君子之義所以周流
而不窮

詩治已亂者也楚僭王而秦猶未也故擯楚而錄秦風春
秋治未亂者也亂未成乎名而已成乎事亂之歸矣故秦
繼楚而受誅書議道於朝廷者也春秋諸侯侈外國忘內
治而秦有悔過之誓故秦誓與魯列而踵周春秋敕法於
邦國者也宋衛陳蔡之屬雖有惡適以自敝不及於天下

而秦禍中於中國故列國之貶削有平詞而夷秦於吳越
迨其後無衣之賦秦以卻吳全楚大有事矣而春秋畧之
不施褒貶俾從乎夷狄相攻不志之例則楚猶內而秦益
外矣春秋無恆子奪六經無恆進退故學者不可以不知
權

秦定晉文施及襄而有千乘襄之讎秦不遺餘力春秋無
貶詞不與秦之爲惠於晉也秦不得惠晉固不得報故未
以背惠責晉襄者不足與於春秋之旨矣戴天子承先君
君一國以屏王室義不可得而懷惠懷惠者小人之舍義
趨利背公而死黨者也況乎狡焉介戎狄而生其憚行之

心始以惠餌終以惠挾將虜友邦而替王室者哉臣懷惠
則遺其君子懷惠則後其親惠如生我則人皆父惠如樹
我則人皆君君父之惠不違路人將路人其君父而莫恤
也故曰小人懷惠戕仁賊義晉此焉成之矣且夫秦之爲
惠於晉以收晉也晉文欲於利用其所餌以虐殺子圍而
得國以義言之秦故晉文之蠱也若襄公者廢秦之私恩
以伸天下之公義夫豈不可哉突厥以惠收唐契丹以惠
收晉墮其餌中而弗受其斃者鮮矣涓上之師僅救其危
桑維翰之謀不療其敗悟之速則徙義而支於已壞迷之
不反則力爲之盡而以自亡舍日星之大義顧烟燿之末

光則豈不悲夫使晉襄者顧其援立之恩上不恤王室中
不恤伯業下不恤友邦息殺之師引彭衙之咎廢取汪罔
祁之殺以惟秦命其不與童貫孟拱貪餌以喪天下者後
何哉序四國之連兵仲伯討也爵晉侯之伐秦顯伯功也
春秋之所以大晉襄者滌先君之垢以自免於小人也

禮議自下成之於上大事於太廟躋僖公成其惡於文公
也惡開於臧辰而成之於公不分惡於下也故有國者議
道莫審於辨姦姦者道之賊也辨姦之道以言爲類不以
言爲質考其初終揆其從違察其所自歆發其所必護而
姦無所容矣故夫臧辰之以尊禰燕文公非徒然也辰之

所欲附僖以爲功辰之所護緇閔以逃罪蓋辰者莊之本
年已執魯政般閔再弑叔仲再逆推國之存亡於年少位
卑之季友浮沈於逆亂之廷而不舍其位則其初終從違
之際不可揜矣乃所附託以自爲功者僖之附伯苟安傳
之嗣子容容多福已耳故其以仲僖也非固有愛於僖也
僖未之仲則閔不得誦閔不得誦則閔固辰之君也閔固
辰之君弑而辰不問辰不得免於惡矣惟仲僖以長則閔
若不可以立閔不可以立將慶父可弑而辰可弗問於是
乎辰可以爲社稷之宗臣而持權於魯操此心也自非文
公灼見其姦殄其邪說豈夏父之流可以口舌爭逆順者

乎閔弑魯亂僖公立以靖國正也無待於詘閔而後伸者也僖立以正惟無嫌於爲閔之臣故無愧於爲魯之君辰不使僖爲閔之臣則亦與辰之浮沈於賊者同乎亂而不足以君魯故文公之以大正事親者正僖之臣閔而僖光矣此之不謀詘君父以爲姦人之淵藪沒其大正而陷之不正文公之成乎惡也奚容辭哉嗚呼辰之爲言亦榮親之說制人子以必從者也惟考辰仕魯之初終以知其所護就斯情窮而詐見可不惑矣故夫姦人者無一言之可聽者也子曰君子不以人廢言非是之謂也言加於君父非非其人者之得言人黨於賊亂終不復有一言之可聽

故詩曰蓋言孔什亂是用餓非其言之盜也盜者之言什亦盜也知盜以知言而惡其免夫

皇然舉六國之師加之辱弱之沈大其名曰伐而曰言其潰以是爲不相當之詞也而晉德次師之五曰長子帥師弟子與尸長子者剛大之智也弟子者纖輕之慧也故師尙大智不貴纖慧晉之懃晉之纖爲之也晉之得伯也以威楚伯也城濮以後八年於茲楚旣內有懲心晉方外有秦忌襄代文起未嘗一有事於楚於是而懼其寒也寒於楚則將寒於伯無以荅諸侯之望矣顧欲全師以向楚則不給分力以搖楚則不能無己而姑小試其南向之師加

諸易潰之沈蓋自以爲慧之得而不知其纖已甚矣楚探其志而知其無如何也且效之尤而資以相報也不旋踵而姑用之江江已滅而再用之六卒之沈不益晉而江六益楚則得失利敗之多寡不相償而反負矣晉之有秦難楚之有內亂無以相及均也無以相及而姑試之弱小者又均也乃其得失多寡利敗之不均也如此豈徒遠攻近取之勢有便不便哉纖慧之爲用利於小人而不利於君子□□□□而不利於□□其來舊矣巧者無義之可尊而始尊者也有義可尊含義而尊巧開巧竇以延□□小人之入則黠詐貪沒之尤使其不相敵也豈有幸哉詩云

毋教孫升木教之而不如孫之捷固矣家氏曰伯者當
大義於天下以討商臣之罪故正兵以討商臣上也畏聖
於秦而姑置焉次也伐之不足以爲威潰之不足以爲勝
燕益織而勢益失夫豈善其終

商臣之罪咎在所當討乎曰此非一切之詞所可制也故
曰可與立未可與權天理者不息不息故密其惟純粹以
精與竊不忒而吉凶善敗亦於此乎受度若夫一切之詞
立一義以該一切可與否盡之矣可與否旣各成其端端
各有義故天下無爭仁而有爭義吉凶善敗巧厯所不能
殫乃爭一廢一而不顧其中皆一切之詞之所蔽也最下

之說曰□□□□□□□□□□□□□□□□□□□□□□
勿問可也似也而惻隱之心亡矣且所惡□□□□惟其取
人之偷而滅之也所惡於彼者此而又幸其若此誠反之
心而不亦慎乎其次曰□□□□□□□□□□不治則無乎治矣
無乎治雖弑父與君而固無治也又誰與揀其重輕哉夫
不治者謂要荒之外聲不相聞迹不相及其與其喪非我
所知也周裂土以封楚投服以爵楚其與中國固嘗與乎
盟會覲問之事矣故不治云者漢之於晉頤宋之於完顏
雖是已保款而非楚之謂也又其次曰中國所虞者楚也
楚且有覆載不容之罪乘其罪而執之是一舉而兩義伸

也於是而楚之臣子內憤大慙外竄義問從中而應戮衛
臣以謝晉改立君以聽命於中國雖使之削王可也此固
義以成乎利矣嗚呼惟此之爲說似是而尤非以盡王道
莫之或先也夫義一而已矣大義在我無所容假而更假
一義以益之則竝所秉之義而俱爲立心无恆莫益之或
擊之矣夷之僭王子之弑父奉義以治之致一而已足故
曰一人行則得其友陰懲其僭而陽討其弑則是僭不足
誅而必待其弑也抑弑不必討而惟僭者之弑爲必討也
拓拔氏之以脅蕭鸞惟無可秉之義耳有義可秉而此之
脅楚之臣子豈不足以察我之情實而啓焉恣我以得志

乎是故拓拔氏終不能得志於齊浸文王而用此亦不能
得志於昆夷而欲望晉之得志於楚也不亦難哉湯武之
放伐施之君父而無嫌志號一焉耳志一號一內顧不誠
用詐且不足以有功而況於用義邪是故一切之詞遽可
其可遽否其否不患乎無執而以處兩端之中欲止欲動
倖以爲利拚以爲名則功必墮而義先喪自非可與權者
固不足以與於斯矣且所謂權者亦非軟可否之兩端以
有其神變也立者因道權者因心立者心合道權者道從
心心合道則道盡心道合心則心生道欲心生道必無往
而非道無往非道縱廣於道因時以憤盈是故可亦人之

可而有其必可否亦人之否而有其定否以此而決大疑
誠於發誠於義則誠於功帝王之所以張弛進退宰天下
而無嫌者此而已矣今且執大權以決此疑則商臣之逆
其必討焉固也乃其用以討者則非若前之所云討者也
義有序序者心之倫也夫楚固非不治者矣然疴癢之關
心固不能與中國齊也內之國中土之王室下之友邦晏
然無可生其怵惕者則當時之大憤固莫急於商臣矣故
宋之於完顏雖不可討也吾君父之仇未報而問彼之君
父則心已先乎燔矣惟內顧之莫闕也志暇而義充楚非
不治者也於是而聞商臣之辜怒盈於中誠將其勇憤於

一往莫之低回，僭王猶夏之罪，留以俟之，他日不幸其亂，不冀其服，致果成，劉得罪人，而他無求焉。用斯以往，楚之改君以聽命，有限自天，非所望也。定而復叛，固其所也。揭日月以行，無有陰匿，而或爲陽聲，則志亦易獲。而楚之臣子不能操我於所挾，以相挽，王者之治遠人，君子之治亂賊，惟此焉耳矣。用斯以往，其未可以望之晉也。明矣。內之國中有急焉，上之王室有急焉，下之友邦有急焉，晉之所急者尤多，而急不在楚，急不在楚，則惻怛憤怒之義心不生，義心不生，則道不生於心，道不生，心則誠不動，物而物挽之心不生，道不立，誠不動，物遽可遽否，徒然託於道以

成其欲幸而止焉欲而往焉嗚呼此大同之以納景喪衆
□□□□□□□□□□曾不如置而弗問之苟免於咎也
行止之幾吉凶之本無他心而已矣心者道之權德之流
行者也不知天德不可與言王道爲一切之詞者弗思耳
矣

成風之死與敬嬴同辭是成風之不得爲夫人與同逆之
嬴氏同科也成風不可以爲夫人而莊公固不可以無配
食然則配食乎莊者舍哀姜其誰邪夫之妻其妻從乎父
之醮之子之母其母從乎父之妻之室家之事嫌於愛子
母之愛嫌於私尊之以父而後人別於禽獸故父之弗妻

子弗敢母子思所以絕出妻之服也父之所妻子弗敢不
母春秋所以伸哀姜之尊也父之所妻逆不加於父雖有
罪焉臣子不敢以黜其可黜者惟文姜之躬弑武后之自
篡逆加於父也逆不加於父雖危國家陷嗣子固不可自我
而奪父之配凱風之得爲仁仁此焉耳哀姜之所戕者子
也僖亦子也已與所戕者均乎爲子怨其戕兄弟而拚其
忿猶怨其戕已而報以逆也怨其戕已而奪之以報其怨
德其立己而褒之以報其惠則是子母之際合離以利而
天倫斃矣哀姜以怨黜成風以惠升怨惠行而父失其尊
母失其親則僖之立以正而成于悖與宣之立以逆而怙

具亂又何別焉利行於天倫害中乎風化億之頌曰令妻
壽母其臣子導諛以背溺也久矣其無忌憚矣
成風之僭文公其可革諸曰胡爲其不可革邪既曰父之
所妻子弗敢不母矣父之所母子敢而不祖妣之何也夫
母從父祖妣從祖者也不以父命廢王父之命非衛輒之
所託也正謂此也且孝子以道事其親矣故曰有子考无
咎億以怨黜哀姜而以惠升成風非道之尤者也匡救之
得矣孝子以道事其親而曰父之所妻子弗敢不母何也
妻者夫之所可得而妻可得而弗妻者也夫道制也母者
子之所不可得而弗母不可得而或母者也子道順也哀

姜於莊公存之日未有惡焉莊公之道所可妻者也

如晉賈氏

而後不可妻乃可弗母

非成風之固爲妾僖公之道不得母者也且

莊公之妻姜氏實也而名因之名實合一者也名從實夫
人之爲夫人義盡此矣僖公之母風氏實也嫡妾之辨名
必異乎實者也革其名固不可革其實生而文公養之如
僖公之養之得矣沒而配食於莊公固不得也以父之亂
名加諸王父之非實於是不得爲孝子故春秋備錄成風
從敬嬴之例於文公之代文與逆矣

易曰乾以易知天之知萬物也以易知之則人之欲知天
者亦必以易知之况聖人爲天下知天而率天下以共知

者于古之治曆也十二月而爲年不從歲而從月因月而立閏閏立則歲要於大正而不恤其小差夫天之運也以歲其化也以歲物之生也以歲其成也以歲月者非運化之所周流生殺之所司存者也不主歲而主月則歲固有愆者矣然而弗恤以從月者木天以親民從其易而已矣一歲之實三百六十有五有餘分焉古今之所聚訟而莫之或一者今要此三百六十有五及其餘分以定歲其歸密矣密者不易察也且又割此三百六十有五及其餘分以成乎十二中二十四氣其委尤微矣微者尤不易察也中之相嬾氣之相授有數而無象寒暑之化動植之應固

不齊矣不齊者欲察之而無從也以朔爲象以望爲衡以三旬爲倣五十九日而二月爲率無中氣而閏爲正雖紀年之與成歲有小差焉乃差者不越三歲而復歸於合是故主月置閏從乎易也易則天固不越而民自不迷易簡而天下之理得於斯至矣故治麻而用其煩難之知者不足以及於天知也書曰天聰自我民聰明民所易知天數在焉故夫求數於歸劫之奇索象於斗柄之指猶術而非道況謂天無是月謂天無是月中猶可謂天無是月妄甚閏可不告其滅裂以言天不亦悖夫

秦至於穆康之世中國之義已絕而成乎夷矣歸隧而畧

其君臣伐晉而特以虢舉蓋至是而春秋之詞緩然而急秦也秦方爲君子之所急而況於晉乎晉之不急反託以置君趙盾之所爲操心積慮以成乎逆惟擅晉之利己而不恤天下之憂惡已憮矣盾所弗恤君子不得而爲之急令狐之戰平詞以緩秦所以甚趙盾之心也夫秦吞西周之壤東向以爭天下周之君子賦黍離焉歸過於天而無如何也所難者晉而已矣晉捍秦以捍中國而周託以立命故曰周之東遷晉鄭焉依鄭捍楚晉捍秦也鄭弱而非楚敵故楚以威劫之晉疆而秦不能劫故秦恆以好誘之文公之伯得之楚而失之秦者唯秦挾援立之餌也以文

公之盛一受其餌則終制於秦以爲嗣子憂而況其後乎
夫盾豈弗察而甘心託國以召侮蓋石敬瑭趙延壽之心
石他存焉故也盾以國人不與而幸不亡敬瑭延壽以決
計必爲而底於滅亂臣賊子謀錙銖之利延天下之毒貪
斯須之權流天下之禍罪不勝誅而慘有餘痛韓厥猶昌
言曰宣孟之忠小人滔天之惡有如是夫

求春秋之例而以意例之傳春秋者之失也文公之世盟
會不序者三傳春秋者各以其意爲例而不相通安於此
杌隉於彼屈聖人之旨以從其意義幾成矣而亦何貴乎
一曲之義也春秋之書文因魯史史之所詳有具可略史

之所略無可復詳豈徒義不可益哉欲詳之而不能也而
一詳一略之間文之純駁風會之醇醜君道臣義之得失
得此見焉統之以諸侯而不序斯所以爲文公之世與諸
侯者非魯所得而諸侯之也卽大夫者亦非魯之所得而
大夫之也國君之邦交相接以等相應以誠相擇以人和
知以素惟其人以立愛惟其等以立敬不敢略也故惟天
子之旅見諸侯則得以統諸侯惟天子之臨天下黜陟一
定而情無異施禮無異設則得以諸侯概諸侯大夫概大
夫故曰君不尸小事臣不專大名諸侯於其國君也於其
鄰友也於天子臣也小之不尸而專其名以自大棄侯度

矣夫文公之世魯亦弱矣雖其不臣固未敢有干上改物之心也而枵然偷自大於其國概諸侯以諸侯概大夫以大夫則亦荒而已矣君荒於上臣荒於下史荒於官行人荒於職風會習之文言傳之言不順事不成而魯道衰矣文公之荒以衰也其來舊也僖公之季竊兩伯之威苟免於受兵者迨是而四十餘年收人之餘以自富假人之力量以自強誣鬼之臧辰倡士大夫以導諛之習而上燕其君門天子門宮天子宮祀天子祀頌天子頌且不自知其非天子矣兩世踵荒狂以通國以諸侯待諸侯不辨其尊卑也以大夫待大夫不問其賢佞也不擇其交不實其人區

在於外而傲言於國史臣亦竊之以爲文而成乎哉傲之
史春秋錄之固無繇以改其妄則如其人以顯之而荒主
諛臣諛史之失見矣故曰傳心之要典也嗚呼史因世爲
升降而其所繫也亦大矣哉西漢雜而遷譎東漢褊而固
俗劉宋亂而纏絞趙宋疲而修弱上移之下化之心生之
文成之政因之匪不效焉況夫波蕩之魏收際荼亂之元
魏乎又況夫脫脫之處於元世乎有尊史者存而史乃立
春秋以史爲天子之事蓋重之也至矣

諸侯不貢而天子有求求購求車繼世而相仍以至也求
車以來至於文公之中祀七十餘年諸侯安於不貢王室

亦安其不相負矣。襄王之崩，毛伯求金贖世而一舉焉。周有挾也，成風死，榮叔歸含，昭伯會葬。周以是挾魯而望之，償知必得而後求焉。放不終使得，臣繼往於是而果如其望矣。嗚呼！君天下者之若此，不亡胡待焉？其主之威福先王之典禮及於非所及而僅以責錙銖之報，福殫禮辱此物亦安足繫人心哉？魯之有喪，天子所加惠者鮮矣。尤重者仲子成風之僭，桓公之逆而已。非僭非逆則諸侯之富豈曰無衣不必白周而安吉矣？惟僭逆者假王以爲榮，則非僭逆者正以不待王而榮。非僭逆者不待王而榮，則王榮之加適以顯僭逆者之有待於是而僭逆者且欲自

微於非僭非逆之等亦不待王榮而安吉也況有待焉則
必有以相償未相償也則必有以相索僭逆者且避償索
之勞以拚其辱故白毛伯之有求而微嬴之僭宣公之逆
亦無藉於王而固安且吉矣下無所假於王王亦不能有
求於下自是以後周無求焉蓋有求而王衰不能有求而
王且均於亡也命田和命三晉祇以乞命自延而不得其
斗粟一縷之報勢所必趨欲不亡得乎

河曲之戰不言及春秋之視晉如秦也秦既狄矣視晉如
秦晉亦狄也兩狄相攻中國無主於是而天下裂矣春秋
之始中國相攻而莫爲主春秋之終天下相攻而亦莫爲

主中國相攻而莫爲主王之裂也天下相攻而莫爲主伯之裂也天下相裂皆不在一人君子有恕詞焉尸中國之伯以主天下而裂之晉於是不能追矣秦之戰晉以天下爭也晉之戰秦非以中國爭也君臣相蠹自成其私舍天下之防徒以恣趙氏廢置之愿心授秦以重輕之柄而開其釁於是而晉不足以伯操戈以競狄是亦一狄也而奚辭哉秦方結楚以病天下夫亦患釁之未開則嬰不軌之聲而不足以逞乃假以置君定國之權且將天子秦而又以私背之與穴鬪焉天下無所望矣不競於秦固將下楚徒以力相角也晉固爲天下儂而何匪狄邪故夷狄者克

以懲之將自咎也無以懲之未能遠也鄙夫懷無常心
舉國以與之謀而後不可弭矣郭子儀之用回紇固危道
也杜甫未能知道而花門之詩有深思焉其猶賢乎
弗克者欲克之而有所拂也不行者幾其肯而莫能得也
晉之失伯於齊齊之不能爭伯於晉皆一訓於小國而終
不伸也邾之卻晉曰齊出糶且長糶且之長豈待其辭而
後知哉乃始曰辭順而弗從不祥故穀梁子曰何知之晚
也邾之卻晉也曰糶且長名也曰齊出實也實畏其挾齊
而以名逃於順新城之盟聚列國而謀所欲克者畏而弗
克趙盾其猶鼠乎白晝欲竊得人影而姑返也且盾豈憚

義不克而忘弗順之不祥者哉商人逆則定之宋鮑逆則
又定之至於熊頌庶其惡視鄭夷陳平國蹀血相仍則直
無能問矣繇靈公未弑之前養天下之惡以相師迨靈公
既弑之後護天下之逆以相覆非拂經莫之子非懷惡莫
之親非毀冠裂冕莫之助僅然畏順辭捷藩以免撓地盾
之爲鼠人得而制之而況齊乎晉師甫返而商人魚然以
西固其所矣盾養其姦晉陵其伯曰弗克納者窮姦人於
所沮也

齊桓之子六人而四爲諸侯商人弑君稱公子者著其以
公子彊也齊桓初沒四公子蓋嘗爭矣爭而孝公僅立孝

公立而潘也元也商人也安處齊國無宋馮秦鉅之忌人豈莫之忌哉嗚呼以弱教者靡以強教者悍意者桓公之以強教其子與桓之戍衛武孟方弱歲而早從戎事克以擇狄則四公子者各有徒眾分處國中互相制而莫爲下可知孝公死潘殺其子潘豈不忘商人之且殺舍哉舍弑元鄙商人曰夫己氏商人抑豈不忘元之攘臂以仍哉相忌而莫能制終待其傲而收之皆桓之教也三族赤而後元世有齊齊亂亟矣亂亟而國不危桓之所以伯桓之所以僅乎伯也司馬氏亂而嬴秦促亡亦此而已矣子惡之弑歸賊於仲遂者季氏之辭也歸父欲去三桓以

張魯季忌而逐之無以爲之罪而使坐乎弑君史冊徇之
傳春秋者因之嗚呼史出私人而國是泯率然舉滔天之
惡以授之脅從者使獨坐也悲夫紹聖實錄成而司馬始
於姦三朝要典出而東林成乎邪兼舉竝行而一忠一逆
以素論者舍聖人之旨以從乎所誣奚可哉孟子曰春秋
成而亂臣賊子懼惟其允也當坐者出則賊可免而不憂
不當坐者入則人可使爲賊而惟規以自免春秋之書曰
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冬十月子卒辟有所歸矣何歸
乎歸宣公也使舉上客而得臣竝書以明夫謀於齊以立
接非遂一人之志也書其如齊不若其返一若遂出而子

弑明夫弑者之非遂也出姜者齊昭公之以妻魯而結魯者也商人元固忌昭而因以忌姜矣舍弑叔姬出出姜已無援於齊而抑齊之賊臣所必甚也嬴氏探此以盪齊齊和汚魯以岐魯接懷篡逆之邪心內依母寵外恃疆援賊殺其嫡兒而攘之不赦之辜惟接爲允更誰歸哉公子遂內制於先君之悍妾懷刃之凶人而外協於甚毒之疆國無能有無而不克止其械負卿職焉其罪也雖然其與偕行之得臣薦賄之行父均矣行父蒙忠稱而遂承大罰以此傳春秋不如其無傳也始與得臣竝序繼與行父同辭歸父之奔而猶以禮遣之焉春秋奪季氏之誣以定宣公

之辟而法定矣趙盾實弑而假之出遂實不弑而陷之又
有趙季之私書無晉魯之公史春秋所爲作非以此哉南
雪濼濼見睨曰消正傳以經之謂與

宣公

君見弑篡者不在國則不坐篡者故宋馮晉夷吾不坐而
坐華督里克篡者在國則坐篡者故衛州吁齊商人魯軌
與接坐而公子翬仲遂得臣行父滅春秋之於內無達辭
繇桓之正月不稱王見殺於齊而以地知其坐軌以滅翬
矣繇仲遂行父得臣同詞而無首從知其滅三卿以坐接
矣然尤有辨宣之坐也滅三卿以使宣當罪而無窮宣之

詞桓之空也。竊謂賊之詞以加之則是桓之罪不啻言也。若見欲而篡者在國一也。乘閒微倖以弑且篡者不窮其辭。慮心積慮必篡。故弑者窮其詞。嗚呼此春秋之法所歸。異於一切也。與夫使乘閒微倖以弑且篡者同於慮心積慮之元愆。猶之可也。乃使慮心積慮必篡。故弑之元愆同於乘閒微倖之賊。一切受法則重於彼而此不適重矣。奚可哉。故夫立法以定刑。一切以爲嚴重。將以震天下而人姦。覆以不懼大姦之懼。懼春秋焉耳。是以刑不綦果而綦慎。慎不輕果。所以致果也。滅宣而有留詞。桓之辜乃以不赦。慎故不可復逃也。一切者惟其不慎不慎則陷入者有

挾以鳴陷入者有所鳴而當舉者亦因以鳴枝葉長辯駁
繁殺日積而民愈犯申商之法怨有餘而懼不足無他不
慎而已矣

放奔一也奔者以自奔爲文不見容於國也放者以放之
者爲主國不容之也放之而君弑國危則藉不放之而禍
不成矣故晉放胥甲父而夷皋弑蔡放公孫獵而盜殺申
盜之憎主人也非固憎也欲盜焉則可無憎者而憎之也
故趙盾放胥甲父而弑靈欒書殺胥童而弑厲甲父竄先
辛走趙盾之所爲莫之禁矣先胥之存亡晉公室之盛衰
也先都死而趙氏振晉權始落甲父竄先辛走而趙氏橫

晉董死厲公弑而趙乃復興晉子不說國之世臣惟執其者放殺之而無所忌春秋之所爲閔晉以甚趙也

善治春秋者先大義後微言求諸大義而不得於是求之於微言求之大義而得矣抑舍而求之於微言則大義蝕而黨人之邪說進故大義已昭信聖人爲足矣黨人之言勿庸也三傳者皆習聞見於黨人以蝕義者也故我知趙盾之弑其君而他無問焉矣春秋書曰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戮罪正忠效立矣宋人之言曰殤公立十年十一戰民弗堪命孔父爲司馬弗能改於其德黨詞也春秋書曰晉趙盾弑其君夷皋罪人得大法審矣晉人之

言曰晉侯侈趙宣子爲政驟諫不入不競於楚又曰趙宣
子古之良大夫也爲法受惡黨詞也夫二君者抑豈若楚
虔之虐齊商人之逆齊光陳平國蔡固之禽行哉彼數君
者且不道其賊臣之辜而奚足以爲盾追邪抑以爲盾之
未躬之也則司馬昭之當辜亦未嘗躬之也秦死士以競
勇於廷穿之所與弑者固盾之爪牙也抑或爲之說曰趙
盾能討穿也司馬昭能斬克也則可免弑君之罪茅堂胡氏云
然則朱友恭氏叔琮殺而朱溫免矣旣以手不推刃寬之
而抑以不競於楚爲之名枝詞兩設以曲出其罪情之窮
也兩端設詞而黨人之蔽露矣以微言伸幽憂者得一言

而不自之隱白矣矣事謂於東而又救之於西乎且當盾
者之毀靈也姦亦易見靈之立也以襁褓尸位十四年而
見弑何未及於弱冠之年也太甲之狎不順成王之信流
言欲遽加之以不君之罪亦奚不可而固弗以不君終矣
彈人而觀其避童子之嬉耳盾執國政能競於楚豈一執
彈童子之能制之邪當靈公襁褓之日范山已早知北方
之可圖道靈公既弑之後楚乃彊舒蓼問周鼎而趙盾不
能以一矢爭及乎縣陳入鄭偪宋滅蕭晉伏處穴中而不
敢一問盾之所以經營者何在苟林父以其私人而承盾
之迹乃以大衄於郟而晉幾亡尙得起旱天之靈公於血

刃之餘以爲盾分過哉不競者盾幸免於負國之誅而反假爲行弑之資不亦憐乎靈之立也非盾心也盾怨襄而欲絕其嗣于久矣盾固與靈不兩立也罷外爭以專圖之伏死士以劫持之盾之刃無日而不俟於靈之暇所忌者襄夫人之嘯耳夫人薨而刃發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晉人黨而爲之詞傳者習而徇其妄乃假爲仲尼之微言以蝕春秋之大義嗚呼橫議流人心蠱而天理之蔑久矣華氏世執宋政故孔父被從昏之名趙氏遂有晉國故靈公專不競之咎勢之所集勢人歸之利之所在利人榮之醜者爲之盡力辯者爲之飾智黨人行其好惡天下喪其是

非王宗盛於六代而回逆之導不與言慮同誅乃得竝美於謝安南軒延譽於君子而不忠之後不與檜齒均罰乃得齊名於趙鼎勢利在廷而國是亂勢利漸於野而公論亡勢利移於吏而綱常毀矣況乎以黨說傳經託聖言而爲亂賊勸哉

禮行於不可繼則必承之以亂周制諸侯爲天子服斬衰不可繼者也不可繼者非謂夫人之情欲末能勝而遂弗勝也斬衰之制居倚廬晝夜哭旦夕一溢米杖而後興若此固不堪以治人事矣是以嗣天子之處此總己以聽於冢宰諸侯之服三年將誰爲之聽邪夫臣猶子矣而嗣王

不言冢宰聽之則夫冢宰者蒞其官居其處在事則若未
有喪也侯之誼不篤於冢宰冢宰聽而侯獨宅憂是尊卑
疏戚之等殺不立也故以知諸侯之爲天子服斬衰有其
服而已矣宅憂之制倚廬之居溢米之飭旦夕之哭固不
與嗣王若也乃夫君子之以服服喪也豈徒其服哉哀之
所至服以變焉服之所成哀以紀焉以服配哀質生文也
以哀配服文行質也誠信於中而達於外則起居動靜言
語謀爲無不準此矣故服者躬事也哀者心紀也起居動
靜言語謀爲心之緒躬之實也裸於躬弗本於心感於心
弗改於質則亦胡貴此菅麻者爲哉不能廢事以從心則

不能閉心以從服事亂之心淪之始之於不容已而繼於
所可已者亦弗之已此必然之勢也若水之下導其流而
不能復遏也故行之未幾而諸侯之淫於禮者遂竝棄其
服而不恤其始曰受命以君國固莫非王事而不可以喪
廢也其繼曰以喪食喪居而聽一國力非所堪無已而居
食且無改也其終曰夫飲食宴樂之不可廢而況於禮崩
樂壞之宜恤者乎於是而天地社稷越縉行事之邪說登
矣嗚呼鐘鼓振於縣干羽舞於綴黼黻假於躬飲福拜胙
相慶於位哀無復餘而敬不問其所自生禮之亂也居然
以對天地鬼神而無慙則何如其早爲之節也虞書曰百

姓如喪平考妣圻內百官從嗣君以斬衰終也四海過密
八音四海諸侯服有殺而弭樂以終三年也言樂之過密
則禮親此矣謂冠昏賓祭之不行也但言過密八音則服
之斬衰食之什鬻居之倚廬皆不與嗣王眾子圻內百官
等矣節之於服食居處而後可節之於宅憂不言節之於
宅憂不言而終不縱之於行禮作樂以是爲折中之極也
天理順人道宜也不可以爲樂則不可以爲禮不可以爲
禮則無資以將敬無資以將敬則不敢以事神廢郊者非
廢天事也不敢以不備之禮樂事天也猶夫人子之喪廢
宗廟之祭非廢祖事也不忍以哀毀之餘情施斯須之敬

於祖也若夫臣民卑也兵刑食貨賤也以衷餘之情治之
尊不廢卑貴不廢賤之道焉耳故諸侯之喪天子惟廢出
爲允周之舊制子夏之所傳始於過矣冬十月天王崩春
正月卜郊周道之不行於天下久矣諸侯之慢蓋亦制禮
者之失也

嗣君居憂聽於冢宰不廢事也諸侯喪天子弗諒陰亦不
廢事也夫喪有不廢之事非獨民事矣母之變不廢父之
養孤子當室執父之喪不廢大父母之養諸侯居其喪不
廢王之貢民事卑者也父大父母天子尊者也尊者之事
有不廢故儒之駁者爲之言曰不以王事廢天事似矣然

而其駁也何也養地道也陰道也故止乎愛祭天道也陽道也故主乎敬陰陽異發而殊情故愛之與哀可同時並致而不相妨哀陰用也其與敬陰陽異用移乎彼則失乎此矣郊社之事無養道惟宗廟爲有養道宗廟之養薦也非祭也自天子達於士喪不祭而固薦庶人薦而不祭喪無廢焉不廢養也愛與哀不相妨無庸廢故不廢同之推也哀妨敬而敬爲虛敬妨哀而哀爲替故大哀廢敬異之別也郊社之事敬而非愛其輟明矣敬乃成乎禮禮乃合乎樂禮樂之所弗至敬弗至焉此有廢有不廢之道焉而奚以尊卑貴賤之相奪者言哉陰陽之異用夫人之情也

固然達其情而禮達矣

春秋書楚子伐陸渾之戎有內訶焉蓋自是而盟辰陵圍鄭滅蕭伐宋咸內楚也所惡於楚者以其僭與則從乎四夷雖大之例沒其王而子之足矣所惡於楚者以其夷狄之道也則自召陵以來通王貢列會盟而已爲周之侯氏矣以楚而視中國楚夷狄也以楚而視趙盾爲政之晉非獨夷狄也以楚而視陸渾之戎楚非夷矣陸渾之戎居於伊川注於雒表誰實爲之秦晉遷之也晉爲中國伯挾周以令天下僭蠶食西周之秦揖□□□□逼王畿以銷周而楚伐之楚內矣於是而楚不獨夷晉不獨夏楚不獨

夷可內也晉不獨夏則移內晉者而內楚其亦可也晉用
陸渾之戎以閒周戎且用晉以天下而先王之禮法以圯有能伐之者君子不復問其僭王之
罪而不例之矣故春秋不與楚莊之伯而於是則若將授之使與齊伐山戎等楚者於周爲夷狄
非天下萬世之夷狄也陸渾之戎天下萬世之夷狄也
後世義陽之蠻梗宋齊梁以掣其北伐又垂之千年而毛
葫廬之所據流民之所依東漸唐鄧西垂梁沔雖號爲士
大夫者

□□□聖人見微知著內楚以外夷地之經人之紀於此焉定矣

正大義者其惟權乎權輕重之準也移輕於重則重者輕委重於輕則輕者代重而重者虛矣春秋之法不舍賊而求賊弗移輕於重也不許賊之治賊無委重於輕也故曰可與權者其惟聖人乎義正焉耳矣不舍賊而求賊則宣公坐弑仲遂弗受也不許賊以討賊則仲遂雖與聞乎弑宣不得以賊故薄之也不成乎賊斯成乎卿宣不可得而賊之魯故可得而卿之卒仲遂魯不譏猶釋春秋之不賊遂而卿之審矣於是以知遂之黨賊非敢於賊也黨賊者

行父得臣之所均他日委罪焉而遂從重乃繇其委罪而
知遂之輕矣夫果成乎賊者必有可賊之勢前乎弑而有
其勢然後得動其惡後乎弑而有其勢勢益重而以之不
拔華氏之於宋趙氏之于晉惡爲之拚而恩禮有加焉勢
重故也仲之沒也歸父嗣焉旅櫬未返魯人違與裁其恩
禮而宣公聽之歸父之不保於此兆矣宣不以之爲功臣
國人不比數之彖卿遂如其孤立而曾足以弑邪知遂
之不足以弑則宣實弑主遂無與分其惡也乃若遂之苟
從於弑而不足爲有無則見媚於其黨行見輕於其君夫
亦有以自致矣嗚呼蕭衍篡成而沈約斥匡義位定而趙

普慶挾覬望之情爲亂臣賊子之所奔走遠其勢謝事已
惟恐其死之不速而帷蓋無恩此岷之詩所以嗔笑於兄
弟而徒白悼也解縉謫黃淮因顧曰練子留而在吾將用
之姝姝暖暖以從人抑何爲哉仲遂卒猶繹而萬入焉非
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有如是夫

有語而必死有不必死而必語有不必死而必默比干之
諫諫而必死者也知必死而諫道在死者也百里奚之不
諫諫亦未必死也以不欲語雖不死而不諫道在默者也
陳靈公之無道凶德不如紂洩治之言危詞不如比干則
洩治不必以死爲道不必有死之志而固然其必諫如是

諫焉而無死者多矣可以無死不可死也因無死而不諫不可也孟子曰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洩治未逮乎反覆猶未有去之道也待之反覆而後去未逮乎反覆而遽死事之變也君子盡其常不恤其變變之非常者如食魚而鯁以死者有矣固不畏鯁以廢魚也君子之所廢者鯁鮓而已紂鯁鮓也陳靈常魚也微子廢鯁鮓而洩治食常魚亦何必洩治之爲過哉子哀之去因乎昭公母子之難也骨肉之疑尊親之卻頡頏其辭以發宮闈之隱而未宥以處焉則禍足以死而不瘳於國去之可矣叔肝之不食祿君已成乎惡也正言其賊則必討禍再發於天

倫而以危社稷無與聞焉可矣陳靈無魯宣不節之逆無
襄夫人不可解之隱禍淫昏之咎旦改之而夕免於敗賦
而結其國一容容之懦夫也悻悻而去之則春秋之季足
以託足之廷亦鮮矣接輿荷蕢惟不忍此而見謫於聖人
夫生乎亂世之末流者惡得夫伯禽衛武以爲之君而以
行君臣之義哉史家据成敗貶節義左氏司馬遷班固范
曄率用此道也故折衷於春秋而後定治春秋者又從而
抑之將誰正邪春秋之文無可致其褒則不貶而已足書
曰陳殺其大夫洩冶甚靈公也甚殺之者之罪而殺者榮
矣沒欲褒之抑將何以褒之邪死諫者臣職也特文不可

起也書字者非常也吾不知哀與肸之果非名否也哀肸
別見應無已而加之相殺之詞陳侯固君也不可以伸治
故而紊大倫也無所施褒不貶而忠已顯矣稱國者君臣
同昏分惡於甯行父之流焉耳以史之鼓辭而求經又惡
知聖人之情哉

語曰因不失其親親者非情親之謂也君子之親以性以
義野人之親以類以倫所固親者爲其親親之道也因者
因其固然而相因也夏楚子陳侯鄭伯盟於辰陵冬十月
楚子入陳明年春楚子圍鄭未浹歲而戴以主盟者縣其
國入其郛肉袒牽羊而後釋陳鄭之所因其效可觀矣非

我類者不入我倫義所不得合者性固離也討夏氏有制也然固非辰陵之盟所講也入陳而陳不覺矣移兵以向鄭而鄭愈不謀也其合也如聚沫其加之兵也如飄風要亦奚足怪哉不陽與之以可親雖庸人弗因陽與之親而憂其易露非急易面目於旦晚之間則覺而不得以逞

□□□□□何恃以加人乎恃此面目之無恆旦晚之速易者而已矣沐猴之冠乍見而人少閒而無似人者是以速用其無恆而後以加人而必克嗚呼陳鄭卽疑其不可親而不料其變易之已速時蹠少閒兵已臨闕庸人至此而始悖亦孰知其固不足悖哉以國因者喪國陳鄭

□以身因者喪身□□□□□□□□
□以功因者喪功□□□□□□□□
□以名因者喪名□□□□□□□□
□前者喪後者復因君子
迷野人陷古今之大哀也易曰入於幽谷三歲不覿亦何
三歲之足待哉晨加諸膝而夕刃矣

戰之有主客之辭曲直之案輕重之衡尊卑之差親疏之
別也均乎可以爲主則及者志戰者也所及者應也曲直
之案輕重之衡也或情相等或義不相拚則及者必尊統
卑親加疏也所及者卑疏而不可使爲主也曲直之案輕
重之衡一事之褒譏也尊卑之差親疏之別人倫之體裁
也人倫之所繫一事之得失不足論己以魯視諸侯魯親

親加疏者我所尊也戰於奚戰於紀戰於顧以魯及者
全乎尊矣以中國視楚中國尊矣尊於中國者我所宜親
也戰於城濮戰於鄆戰於鄢陵以晉及者尊統卑若曰楚
不敢必戰晉與之戰而後戰不使楚之加乎中國尊者全
乎尊而於我親矣尊之統卑親之加疏人倫之紀也尊或
失其可尊而必尊之親或失其可親而必親之全尊親之
體也義繫於尊則不問其曲直義繫於親則不相與爲重
輕以尊親爲裁也體裁者因天之理正人之紀一事之是
非不足以揜之矣故城濮之戰得臣志之鄆之戰林父所

弗志也郢陵之戰楚晨壓晉軍而陳之三戰者志皆在楚
而奪其志以伸晉功不問其成虧義不問其得失因天之
理正人之紀而大義行矣嗚呼晉楚之力敵矣以晉統楚
非實也乃聖人力奪諸楚以柄授晉迨夫長岸之戰以楚
及吳而聖人之情愈有不得已者存矣楚不可尊吳愈卑
則楚可尊楚非可親其親吳也則無甯親楚也夫吳之與
楚僭王均也而吳則被髮文身之吳也以臭味言之楚於
我親矣故易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
乾坤毀則無以見易無以見易天地不可立而況於人乎
所欲者曰及及者事之主所及者聽也欲戰則戰不欲戰

則已故主乎戰欲平則平不欲平則可弗平乃主乎平宋
之受困也亟欲平其情也且不有欲平而卒得平者乎欲
平則平楚弗得不聽宋得以伸其欲而宋伸矣伸宋者春
秋之勿使楚人伸也宋之得伸者宋固不自屈也惟不自
屈故君子以可伸而伸之其自屈矣則彊獠之楚不聽其
平是欲平而不得平之勢也惡能爲平主哉見聞經年死
守而不爲之屈上下有同力矣力同則同欲者伸故以人
書者顯非其君臣之私卽楚而失眾也嗚呼楚之獠也兵
未加而先靡以從若魯歸父之策者眾矣宋終亢之始於
亡而後姑與之平與之平而楚不得不聽宋於是而有死

之心以報晉也晉之伯宋兩困於楚而晉無一矢之救宋終不屈以聽晉而輔之是宋有大勞於晉而晉無造於宋也無造而不忘戴之以死終春秋之世魯衛鄭蔡叛服不恆而惟宋不易志知天下之無王則不可以無伯知伯之不可恃而終不恃夷宋之以厝國於不傾者審矣魯衛鄭蔡或亡或削而宋免焉非王假之狂不先六國亡也宜哉立義於此無待人之求而自得者非君子之文也夫惟爲之激昂之詞以相顯而後求明者無待求而自得激昂者必有所偏而道多所廢矣王通氏曰春秋王道之權衡權衡者無所激昂恆平以待人之求也知此而例之不足以

立審矣爲之例者必有激昂故稱曰廢揚雄之死而置於
狄仁傑例也例滅者曰亡國之善詞上下之同力其也
國已亡世已殄實滅也不待激昂而故起滅文也例以歸
者曰爲其服爲臣虜故絕之也非也被以焉此與歸爲實
以歸也不待激昂而故起以歸之文也善而書滅將不善
而不書滅則是滅者之爲功爲罪以受滅者而拚絕之而
曰以歸將不絕而不曰以歸則是以歸者之爲功爲罪以
與歸者而拚故有所激者必有所沈有所昂者必有所俯
斤斤以顯一人一事使夫人無待求而自知其廢道多矣
聖人之於經教若懸日月焉輝不爲物設而物徧取照冥

行撻殖者之不可與於明聖人行於所無事而不能與天地爭功也故滅之爲義大矣齊滅譚遂悲王道之淪於伯也楚滅江黃悲伯道之淪於夷也均是言滅而悲閔之深且非徒爲譚遂江黃悼矣晉滅潞氏甲氏陸渾之戎幸中國之返於正也均是言滅而欣幸之深詎可云赤狄與戎亡國善而上下之同力足閔邪楚以獻舞甚外之暴也魯以邾益甚內之曲也均是言以言歸獻舞益之賤行同而憇楚尤魯之情異矣晉以潞嬰兒大戡狄之功也均是言以言歸將嬰兒不受縛於晉詎可以貴道貴嬰兒邪狄禍之中於鄭衛齊杞也百年而其於晉尤不兩立也滅其族

種俘其君於是乎盡春秋而莫豫青兗無狄患垂至於七
國而猶晏然□□□珍之而不爲不仁俘之而不爲無
禮以謀勝之不爲無信乘其危而并之不爲不義上下同
力適以勝其惡屈強不屈適以益其不赦彼夫以滅例滅
以以歸例以歸者胥於此而亡當矣繇是推之春秋之教
懸其實以待人之求功罪得失咸取照於平衡弗之思者
固無能得也授之以例俾易知焉專家之學所以自標榜
於師說者譬之以館飼嬰兒而使去其母聖學不傳邪說
益逞可勝道哉

嬴秦之爲無道天下之所知乃秦之爲無道固有爲也固

有爲則固有其道固有其道則必有與道相得者焉夫婦之義至秦而定至漢而章是猶與道相得者也古未之逮也春秋書鄭杞之女來歸平詞而無異非春秋之不以爲然當時之習周之制不之異也婦之不若夫出之正矣婦以不若出而猶備其車服厚將其迎送歸告諸宗廟史張大而無降詞顯書於策以垂後世若是者將以成出者之厚而弗忌乎獎所出之薄過矣周之道所爲文勝而傷其質也歸妹之象曰君子以永終知敝永終者永君子之終知敝者知細人之敝不若而出出而以禮將之使可嫁也君子之以永終也得矣乃不若而出出而弗替其禮細

人於是乎無懼而翱翔於去留細人之所及也君子之所當知也臣之於君也可存可亡翱翔於去留而不失其榮則細人無忌於毀其國妻之於夫也可合可離翱翔於去留而不失其寵則細人無忌於毀其家故三代之喪天下也無仗節死義之士賢如箕子而猶遜志於周秦以上之無烈女也視其夫之死亡若遺而凱風有狐之詩乃以陳之太史而無嫌臣之不二君女之不二夫秦以後之所爲名教也細人敦矣周之道敦於君子薄於細人秦之道薄於君子敦於細人夫君子之以敦爲德而不惟其文也且天下而不皆君子矣則無節勸細人之敦者爲以別人

道而成俗者大邪臣之無適君封建之天下仕乎侯國者
可矣侯國之臣猶今之屬吏也故以封建之臣禮事郡縣
之共主非妄人焉不能則以郡縣之臣道責封建之陪貳
於道不得矣若妻之於夫古今均也是故秦漢閑家之法
古未之逮也春秋從周之文無能改焉雖史氏亦弗爲異
詞以爲人道之缺侯之後王故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
知也固必有所損益矣

理不紀數數不足以該理化以成象象不足以知化統其
一原而聽其萬變君子之道斯以異於異端也數之不齊
而有偶齊象之無定而人可以私意定之夫苟從其私意

以徵於偶然於是備之疵者教爲感應之說以與釋氏之
報應相亂而君子之道隱君子之道以已亂也釋氏之教
以勸善也窮亂以已之懲惡以勸之釋氏立言之心未可
謂非報應之說若可以存矣而固不然惟其無與於化理
也說春秋者惡桓宣之弑曰宜得夫水旱凶災之應惡晉
侯之殺世嬭曰宜得夫奚齊卓子斷首受刃之報夫既濫
於釋氏之言矣洵然將使五穀登薄蝕不當其世遂可推
刃君親而無忌乎奚齊卓竊位使以保其天年而國無恐
遂可聽嬖妾以殺冢子而無憂乎人不足以行法弗獲已
而求之冥冥匹夫賤婦窮而呼天者此情焉耳故報應之

說釋氏芟須去眉之憇詞流俗之浮喜浮怒者所樂聞也
釋氏利誘乎愚賤無聊之徒以爲之從故恆取其無聊之
憇心而爲之憇夫君子憲天道敎王法以正天下惟皇作
極皇自作也嚮用五福君自嚮也威用六極君自威也皇
不自建委之亂人以推刃付之水旱不齊之象以行懲則
將焉用夫君子哉亂人者非已亂之人也臣弑其君而以
報其君行自見殺而又以報其弑禍之相尋惡知其極故
釋氏以爲人食羊羊食人而無終已求尸其權者而不得
則妄設一啖魔王以操天之柄而憇極矣不齊之象數固
不齊也桓宣弑而水旱應其民是天且助囚人以益之亂

矣以爲代隱公子赤而并之怨則彼固何怨於南畝之婦
子以爲警桓宣而使之懼則彼且安忍於君親而何恤於
溝壑之老羸邪惡動一人而害移於氣數故釋氏以爲一
念妄生山河消隕而等天地於浮漚以爲惟人之起滅枵
然自大而愈憊矣嗚呼爲此說者將以爲引天治人參人
於天之大用乃徒用於匹夫賤婦情窮勢屈之劣情以浸
淫於芟須去籍者之猥說廢人道亂天紀謂之曰儒之疵
者不亦宜乎此說不關妄者淫焉故李贄之說史也指操
懿裕衍之赤族以怖天下乃君子則既不可怖矣小人者
怖以須臾而惡發則忘者也無以懲之而姑怖之雖與怖

之固無怖者抑祇以充狂夫下士之嬉笑嗚呼此贊之所
以爲贊與

春秋家說卷二上終

衡陽王夫之譏

成公

受天下之歸者太上得理其次得情其次得勢我逆之子
籩豆有踐得理者也芘芘黍苗陰雨膏之得情者也齊桓
晉文非有受命而諸侯景附得勢者也三者無得則其無
歸而爭爲之受虛內以競人固不與爲亂人而已矣鞏之
戰齊晉之爭伯也兩相爭而春秋主晉以賓齊不許齊之
爭晉也諸侯者非晉之所得有齊晉迭伯君子無適與焉
則何爲主晉以賓齊邪明乎此者可以知時矣晉自趙盾

之不競失諸疾而莫克受所未相舍者朱蘅而已曾不可
徵伐不可服強與盟而無能固幾三十年於茲齊之能爲
歸而受之也亦詎不可乃晉之失矣齊未有天下之屬也
志欲妄動而無道以受其歸也平莒而莒不從伐萊而萊
不服僅以援立篡逆之小惠籠魯與俱而索報無已斂其
君臣之怨晉雖失之齊固不能收之故君子衛虛諸侯以
因仍其四散而不能以授之齊非末援也齊固不能受也
不能受而恃晉以恃天下南向援楚冀逞其欲以延楚之
岐行於中國齊於是而得罪於天下也大矣楚之渡河而
於魯衛自齊始也楚之大合諸侯自東自齊始也則是

齊之爭也非能爭伯而但爲伯裂也裂主而猶伯裂伯而
□□不能有而天下四戰然且不主晉以與之爭也將
以聽天下之裂也得乎春秋書國佐如師受盟之事屈齊
以主晉齊視楚矣晉除狄難而始有事於齊以爲鞏之勝
卒齊難而始有事於楚以底鄢陵之捷狄齊楚之三國者
晉伯之成毀天下之合離繫焉齊之視狄楚也夫何遠之
有哉夫晉之得主諸侯者勢得也勢者非君子之所榮弗
獲已而以勢爲主實因乎時焉耳諸侯之不足於自立也
勢有與歸則相因以立而後□□□□□內不成乎四
戰以殄其民故曰其事則齊桓晉文主伯事也蔑伯以爲

之主君子雖欲治之也不能故勢合而後可以善情情得而後可以言理伯統裂天下潰三代之道法廢越而不復修孟子繼聖人而處乎無伯之世言井田而不及封建知其不可復也

惟君子爲能懼而不亂惟與君子交爲可懼而不亂小人無其不可亂懼以仍之彌不恤其亂而以爲善逃之智雖無可亂弗欲也小人以怠力操天下而與交故將亂之以成乎其可懼與之交而欲無亂不得也爲兵之言者曰禽之制在氣小人之言也以氣制人有所獎以助其氣有所抑以張其氣利一往之氣物莫能自守而耳目驚於所新

楚嬰齊以之升秦於諸侯之上以昌秦而白昌若曰吾所
與者諸侯莫敢上也抑齊於宋陳衛鄭之下以下齊於諸
侯而使結諸侯若曰吾所爲來者諸侯能協我以相助而
皆可上之也惟然諸侯固一驚其耳目而不敢違矣且諸
侯之不敢違非樂與而固恃之也齊未幾而授玉於晉宋
魯衛未幾而合兵於鄭方其懼之卽懼以謀而謀卽在是
故小人之言兵者曰禽之將擊也必伏魯以之而不惜以
君盟大夫宋衛以之而不惜下秦齊以之而不惜爲宋陳
衛鄭下楚方爲齊以討魯魯免討而可以矜齊君與大夫
夷不之辱也楚固爲齊討魯衛以爭晉齊得屈魯君而服

衛降班以夷乎小國不之好也造次以終楚事而各有心
則惟其命焉可矣惟然故楚以得行其亂令而諸侯姑聽
其一往之爲後亦不可得而式從也故小人之氣生小人
之機小人之以制人而小人卽用以相制觀乎盟蜀之序
而見矣言兵者兩有取於禽小人用禽道者也君子之安
其身也無苟伏定其交也無爲氣取小人之道廢於己則
禽之制不足以逞亦何至亂其所守哉

奉大義者不可以無略略者取舍之遲速名實之弛張遲
速之幾從義之幾也弛張之宜措義之宜也略裁於心心
制以義故略之與義均出而互用在 秋書五國之伐鄭大

其伐也鄭合於楚以侵衛導楚以大盟諸侯鄭於是不可
不連伐晉於是不可不連以伐鄭魯宋衛曹受嬰齊之盟
於蜀而戴楚晉於是不可不連連四國以伐鄭魯宋衛曹
於是不可不連伐鄭以輔晉冬十一月楚人盟諸侯於蜀
春正月晉宋魯衛曹會伐鄭略之以速爲利義在速矣晉
乃以不忘諸侯而避楚諸侯乃以不固親楚而恃晉故敗
於鄭而不書以爲無暇謀其不敗也鄭合於楚以侵衛導
楚以大盟諸侯於蜀鄭以是而不可不伐晉於是而不容
已於伐鄭實也討鄭之役名也不名其實而名非其實者
晉知弛張之宜矣楚師之北晉罷於齊而不與敵魯衛宋

曹欵然盡喪其守以愛楚盟而戴之若此者咸與鄭分惡而晉不可執言於鄭矣鄭之戰晉救鄭而鄭合楚以陷其師名之可執者也勉其不可執以張其可執晉乃以無媿於名楚師之北齊實微之而鄭特與俱首禍者齊也齊已挫而請服則不可咎楚兵之所自至而更以責齊齊不可責舍齊而專責之鄭是舍首以誅從固不若鄭之咎焉鄭所獨任矣且鄭之合楚以病申夏非自侵衛始也戰鄭以來相承以黨楚者十年於斯而鄭之戰爲其禍始張其獨弛其同張其源弛其流晉之名乃以無爽於實名因於實實成於名名正而幾速晉不內地宋魯衛皆疾應而無嫌

鄰亦無以爲口實而相抵乃以坐困嬰齊而待其覆略之
有定義之無回君子獎而大之其宜矣

易曰比之匪人奚以知其爲匪人匪人者始非人與與相
近者見可利焉不圖遠也與同病者見可乘焉不慮以益
夫病我者也弱於己者見可攻焉不推以己也傲敵於齒
舌錙銖之閒見可怨焉不察其不足以爲怨也喜非人之
喜怒非人之怒與非人之所欲與攻非人之所忍攻故曰
不亦傷乎夫傷非但己者也傷夫所與比者行自傷矣故
匪人之有國而傲其國匪人之有家而毀其家匪人之有
身而危其身無他見己之喜怒而不見人之險易見人之

疆弱而不見己之存亡也春秋諸侯之可與比者鮮矣疆
於己者不可與比固比之弱於己者不與比而更傷之魯
之於邾莒也宋之於曹也衛之於邢也皆比焉而見可利
以見可怨者也雖然之三國者猶未嘗與彼而同病者夫
邾之於鄆也莒之於邾也均之爲弱小而更弱者傷矣雖
然其病猶未甚也至於鄭之於許而極矣北不得於晉於
許焉償之南不得於楚於許焉償之許亦日倣倣以奔命
於晉楚而鄭惟此之爲怨一伐再伐許不愆楚以難鄭弗
姑釋也一遷再遷以三遷終導楚以滅之而歸利於楚嗚
呼鄭於是而不可以人理求矣求之於人理而不得抑不

可以人相求矣相乘相攻以相害於亡鄰殆不復有生人之心矣匪人者非人之類也春秋絀之以狄其存亡爲不足恤矣

是非之心性之端也性依道以有是非是非倣道而或欺其性因以各是其是各非其非於是而有非道之毀譽居尊而給於才者乃以伸其所爲而移天下之習習是其是習非其非以成乎流俗而亟名者驚之故子曰鄉原德之賊也一鄉之所習一國漸之一國之所習天下漸之天下之所習後世漸之是故君子之憂此甚亟也魯之有臧辰魯人之所聖也繼辰而有行父魯人之所忠也忠者人臣

之極致爲臣而致其臣之極始乎聖矣嗚呼道降於上教
亂於下居之似忠行之似聖求媚於國而國人媚之夫孰
知二子者爲姦之尤哉辰之於聖也行父之於忠也如文
繡加犧之終非人也然而魯人奉辰於前行父師辰於後
魯人復奉行父以繼辰彼居不疑而人言無閒者豈有他
哉辰之相魯也作南門以擬營雒登魯頌以侑清廟躋僖
公以肖明堂之嚴父其以爲似周公矣倣於聖周公者以
聖辰辰稱聖矣行父之相魯也作武公之宮配伯禽而不
遷以擬周文武之廟其以是似臧辰矣習於聖辰者以忠
行父行父忠矣雖有無典禮以事君者不能與之爭是非

也是其所是以成流俗之是非其所非以成流俗之非其始也臧季之私人始尊而才給以背動於浮言而一國習之天下漸之施及後世而成乎邪說班固之言曰頌述功德忠臣效也固習之以作典引柳宗元習之以撰貞符丁謂王欽若漸之以矯作天書蔡京秦檜漸之以妄修禮樂大姦巨慝引其君以背忠孝而賤敗其宗社者率此道也姦爲忠誕爲聖是非移易以相化所繇來者久矣春秋書躋僖公立武宮有特詞焉惡鄉原誅臧辰討行父見諸行事深切著明而後魯人稱聖烈忠之邪說不昌於後世故千載之下人知班固宗元之邪而謂欽若京檜之姦識者

辨之於早聖教不明鄉原之是非不折其不以之數盜者
爲周公者鮮矣

將欲亂人之國必先亂之亂之者導以之亂亂始於上而
後可得而亂也故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佞人在
焉耳佞而導人以亂乃以克成其亂心臧辰之竊位也暮
年而情益僭於是乎而始竊魯行父之竊國也遷東門敗
齊師而意始昌於是乎而遂將有魯顧有以先之矣辰之
將竊南門以作姜嫄以祠魯頌以登行父之將竊文世室
武世室竝立不祧而以擬周惟使其君之禮樂一視天子
乃以使己之權祿一視諸侯而濟戎南宮從其導以自首

於亂其愚亦可聞矣魯侯之竊竊其似者也竊其似而終
不得以有天子之實猶童子之以楮爲錢而南面於塾耳
辰行父之竊諸侯竊其似違竊其真矣辰以是要名於國
而世執其政行父乃以要利於君而中分其國魯君以質
質然歌天子之詩臨天子之門修天子之祀而貧弱曾不
逮其陪臣寄命其手逐之置之惟命而莫違矣上以狂擬
諸天子而下以自喪其諸侯故夫之二君者其愚爲不可
瘳也有賊在側而不知且曰戴我以尊者忠臣效也君欲
之國人豔之孰與知其姦哉春秋書作南門立武宮歸惡
於二君從其導者爲之首大愚之弗瘳君子之所不閔也

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恆凶其召擊也惟其求益也其倏而擊也是以不能交相益也故夫無恆者不可與交以冀其益而心勿恆者樂交無恆以冀益若者固宜爲凶之府入春秋百五十年吳無干於中國晉景之季年吳始伐鄭晉召之也晉召吳以掣楚吳未加楚而先及於鄭吳通於晉以圖楚兵未及楚而先加鄭駭險以爲性貪饕以爲情且受言而夕相圖蠻夷之勿恆久矣無恆而求其益是求擊也晉之未伸於一楚而又屈於一楚以爲中國病或擊之不期而得擊也惟然故亦知蠻夷者可以乘俄頃之勝而不能宅疆盛於百年勿恆之凶亦行自凶矣王者

益天下而不擊，伯者益之不可而後擊之。盟國者援之以
益而擊，繼焉蠻夷者無爲人益而徒擊者也。擊之莫測其
端，故天下乍震其威，擊之惟其所便。故天下無以相免也。
益而莫益之久，與之習而望之之情絕。求益則反擊之，弗
與之爲緣而毒亦不我施矣。不望其益而弗與爲緣，則不
我能擊，故其興也乍如燎原而其亡也瓦解。一旦而莫之
或拯，先乎入州來而伐鄴，故甫會於黃池而越已入其都。
吾怕吳而屈吳無信而早亡，不救作易者先知之矣。
書曰：罰弗及嗣，及者相累及也。故惡有大小，子孫族姓有
與不與，惡大而與者非累及之罰所正矣。趙盾躬弑其君

其子孫族姓枯盾之能乎弑以舉族而貴於晉惡大而與
者也在禮臣弑其君在官無赦今法謀反大逆篡功同居
皆斬盾逃其刑同括服辟春秋書曰殺其大夫何也非夫
罰之可弗及嗣而弗及也非夫嗣之可弗及罰而弗及也
魯討東門郚討子家氏晉討趙宗皆其所不得討者也鄭
襄賊所立也晉景魯成賊所立者之子也討歸生之族而
戴堅討同括而戴孺討歸父而戴黑肱其以賊所立者爲
不可討邪抑可弗忌於所立者而討之邪賊所立者不討
但乘賊之死利弱以討其族是法之張弛一因於勢之榮
落而無固法也弗忌於所立者正名爲賊而討之於是而

季孫之竊燹書之秋明示君父之死生懸於其手姑縱而
質操之矣故亂臣賊子凡民之所得誅而心乎逆者竊法
以行竊名以逞則不得與凡民齒而不授之以行討書稱
火之燎原猶可撲滅前此者已無及撲矣行父燹書之惡
方燎者也禮遺歸父以大夫之名與同括所爲不撲其地
而撲其焰也使黑獺無挾以討高歡元感無詞以誅楊廣
亂庶沮夫

人白爲簡天子莫必其命於是而知封建之必毀矣封建
者以爵相維者也爵天秩也天也者凝於火之心而生其
心者也凝之而甯生之而暢故曲沃之詩曰不如子之衣

安且吉兮安者心所凝也吉者心所生也故曰天聰明自
我民聰明人之不必此而安天去之矣人之不必此而吉
天弗與應之矣春秋紀魯十二公歿而命者一生而命者
二其九未嘗命也以僖公之兩覲襄王且自服其服自簡
其簡施施王廷曾不生其弗安不吉之慚況他公之僭主
其國者乎文成受命而不加榮餘公無命而不自貶天遺
周而去之諸侯遺天而背之於此決矣天遺周而去之周
必亡也諸侯遺天而背之侯度不靈而封建必亡矣商之
亡也其詩曰皇矣上帝臨下有赫鑿觀四方求民之莫天
遺商而去之民之所莫猶在周也商不足以率命王季文

王猶必聽命而後爲侯伯聽命於商者聽命於天之所爲命也周之亡也諸侯無所聽矣諸侯不以其心而凝天天乃不生於諸侯之心民乃不莫於無命之侯大渙者必別有所萃已反者必重有所復故於是而封建之移於郡縣匪郡縣而不安匪郡縣而不吉矣天子失天諸侯不能得諸侯失天大夫固不能得失者必有得之者命乃以凝於草澤之英雄欲貴者亦安草澤而吉之矣此大渙者之必有所萃也天之渙其羣也人自爲命而不必天子之命天子不以其命而人心之欲貴也終以不安於無命而吉之龍戰於野七日而不遠於復乃以大斂瓦解之人心而聚

之於一欲貴者安於其一而奉之以爲吉矣此反者之重有所復也天之反復其道也命不凝於天子而周必亡命不生於諸侯之心而封建必廢夏商之季未嘗有無命之侯也王迹息而後春秋作無命之侯其自桓王之世魯隱之列而始乎

吳之通晉兵未及楚先加於鄭非晉不能保吳吳固不可保也於是而晉覺矣夫鄭羸者晉方下吳鄭受兵而惡得不下晉其以何者爲心而伐之晉方下吳鄭事吳而兵卽加其國方通之而卽與之爭晉其以何者爲謀而伐之士變晉之良也忍於羸鄭不戒於挑吳勢請侯之師取必於

魯若將請矢魯而勿縱鄆胡爲也者於是而知晉之非爲
鄆爭也吳不可保而晉覺矣齊之南鄙魯邾之東郊去吳
率近而鄆介焉鄆猶戶也鄆事吳吳且介於鄆以北窺則
齊不保胸魯不保沂費邾不保暉晉爲東諸侯慮此也乃
糾三國以兵鄆張威震吳而塞其北逕故通吳以還幾百
年而汶泗之北無吳寇非夫夫差之橫齊景之憊魯哀之
自啟其鍵艾陵城下之師弗能舉也覺之早震之先士燮
之決於爭鄆百年之利矣魯賂變以緩師非靳鄆也畏吳
焉耳矣吳一兵鄆而魯卽惴吳以逆晉令猶莫之治其可
得乎雖然晉之爲此已勞矣方通之旋震之自以謂闔關

之上而不知其毀隄以塞隧也用非其所用保於其所不可保夫乃爭於其所本無有爭易曰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言乎其所爭者非其所爭也不容自己矣

古者夫婦視朋友朋友以道夫婦以義以道者合以道同離以道異以義者合義在邇離義在遠受命於道義有不輕離而無更合夫子之喪朋友曰生不於我館死不於我殯生死之際道義之所尤詳也杞伯姬之出三年而後卒義已絕矣杞伯逆其喪以歸受而爲喪主者墮義授之而使爲喪主者不仁也受而爲之喪主杞之屈於魯也屈以其勢是弗克自彊而奪其義也藉曰爲義屈焉則義可爲

之主而高出邪祀之淪於夷久矣授之使爲喪主魯屈祀
也以勢屈之是榮勢而墮人之義也藉曰以義屈之則義
不可屈而胡受其歸邪雖然魯之爲此以屈祀者獎伯姬
也何以言其不仁也喪也者如喪去聲之也喪去聲之也者弗
忍其去而戚之也葬也者藏也藏之也者安之也故夫子
之喪友曰生於我乎館死於我乎殯其所安者而弗忍去
之矣婦之出者生不爲其故夫之親養死不爲其故夫之
黨服女之出而歸者喪父以斬衰喪母喪昆弟以齊衰猶
未嫁也不爲其故夫之黨服則故夫之黨不報以服服所
不報而使之喪是委其女於塗之人而道殮之也爲其父

母昆弟之服如未嫁不報之以未嫁之禮而投之非所主者是猶捐其爲父母昆弟而弗之喪也夫魯之屈杞以白仲也屈死者於道殮以仲一旦之威是借化者之齒幣逞其爪牙搏吮之雄杞蓋夷也而魯禽矣魯秉禮而禽則君子何望焉詩曰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此之謂與

離義以言勢不知義者也其於勢也抑猶乘回颯而欲濟也春秋之季列國之政在大夫邦交之離合亦惟大夫之意是從然則欲取人之邦交者當君是犯而勿傷其執政與而固不然陳誑齊濤塗執鄭貳齊申侯死衛干晉孔達殺魯親吳楚意如囚國不怨民不怒終聽命焉宋襄執滕

子終以是而失諸侯晉文黜衛侯再世而不能得衛晉景
因鄭伯鄭益堅南向而絕心於晉大夫激國人怨汲求台
而捷得離然則屏君之勢尤重於權臣夫豈不卽義以爲
勢哉故善處勢者必有所避也掘其輕則重者制矣掘其
重輕者不固從也是以君子不爲己甚己甚者義之所忌
也義之所忌成乎勢之所必競雖強有力無固獲焉所制
在輕以搖其重重者搖矣搖而固安弗恤於屈所制在重
重者失重已失其重不更屈矣將欲求伸激而改圖如友
石之墜而不顧其所度則必左右傾也是故鄭不顧而爲
伐許之師晉乃弗獲已而強歸鄭伯於是鄭以知晉力之

已盡晉義之已折死難楚而不爲晉用晉其能更執其君
以伐之與自是以後晉日爭鄭而鄭不與非介宋以求合
晉於楚鄭固不北向而廷也繇是言之大夫勢重義固輕
已君雖勢輕義固重已義所固輕勢雖重輕已義所固重
犯義以激乎勢之重則趨於一往而不可復均之爲君賴
彊大以爲盟主耳蠶之辱之逮於無可如何而後謝之不
忠之臣不令之民猶甘心致死而不忘况□□□□□□
□□□□□□□□□□□□□□□□□□□□□□□□□□
激於天人者

深矣

滅入者國詞也下陽之言滅爲號震也邪之言入爲魯震

也鄆者莒魯之塞入鄆始入魯矣陳之去莒始乎千里嬰齊自陳懸軍以入莒震東方之國奪吳晉之道旁午以墮兩都馳驟乎魯塞始入魯矣而嬰齊歛然而返蓋嬰齊之爲將也善乘其所不備以乍伸其威而不能固也昔者介鞅師之未返一至魯矣今固知晉之不給於東應而乘之巫臣蓋已先知之也夫懸軍千里策人以逞志非秦之以饋於敵者與晉卽不給於東齊魯鄰邾邀其歸以擊之嬰齊可使無返輪乃魯固不能而僅繕其中城齊邾邾之固不能而如無聞也之數國者欲免於危得乎雖然亦有所以楚兵之加莒非莒能司吳晉之交也道逕焉耳楚自與

吳晉爭而禍遺於東方東方諸侯固無決志以邀楚者抑不欲以吳故而重虧楚也吳禍之中於海岱也觀楚爲亟且吳苟得志於諸侯不僅楚若也他日者呼好寇索百牢駭戾之氣逆風而若飄其羶故齊魯鄰邾之戒吳也無密折於楚而惟恐其不遠故之數國者惴惴而無固心嬰齊乃得乘之以旁生鸞擊而無所忌以是知晉之用吳晉之獨志也晉禍紆而齊魯鄰邾之禍急移禍於人而欲使之競其將能乎春秋書莒潰入鄆而魯城中城震魯之兩受敵於吳楚也

晉楚之合中原之大故也晉以合楚告魯衛而後爲西門

老盟非終矣之不待言矣。雖原趙大故，韓史承告而書，求其所以則知春秋之略矣。春秋所書志其得者，嘉子之志其失者，憂而惡之，得不足當於子，失不足當於憂，因以無惡君子之所不屑治也。晉合楚爲西門之成，非果合楚也。權合楚以利有事於秦也。伐秦之詞曰：楚人惡君之二三其德亦來告我諸侯，備聞此言，痛心疾首，繇是以知合楚之利有事於秦矣。且非獨其利有事也。權合楚以閒楚於秦，秦將惡楚，則楚亦將重惡秦。秦楚交惡而不相救，故踰年而勝秦。又三年而勝楚。晉之爲謀，陽得之秦，陰得之楚，其以是爲己密矣。合楚以孤秦，離楚於秦，以孤楚非果合。

楚故雖有合楚之嫌而失不足以爲惡也合楚以孤楚而勝楚則雖延楚於壇坫而中國之防未毀失亦不足以爲憂也然則其謀之已密可嘉子之與而抑不足嘉也有君子之略有策士之略君子之略策士之所淺策士之略君子之所棄暫而不可久實乍得而名夫去之是以君子重棄之也乍得楚之一閒使楚惡秦乍得楚之一言使秦惡楚楚惡秦因以勝秦秦惡楚因以勝楚兩收其勝而秦楚兩敗則既示秦楚之孤必敗而牖之合也秦省所以惡於楚惟晉之乘其間楚省所以惡於秦惟晉之蝕其言晉之弔於楚以孤秦而弱楚章於秦楚矣則又堅秦楚之惡晉

而激之合也故秦楚乍離而卒合大舉天下以勝秦而終
不得志於秦兩君蹀血僅然勝楚而失鄭毀宋兵十一起
而後定是暫而不可久君子之所棄也晉之合楚非固合
也非固合者必不敢顯其非固合之名名著於合楚而楚
於是乎固可合矣楚之不可合非乍合而即有大害隨之
也以合楚爲忌而立之防焉耳名固合楚則晉因是而不
忌宋許同之害不隨焉則宋許因是而不忌播告於魯衛
稱說於伐秦之諸侯則天下因是而不忌宋許不忌故他
日而有向戌之請晉人不忌故他日而有趙武之盟天下
不忌故交相見而趨入於楚廷楚乃以大主中國而晉安

讓之僅以小勝秦幸勝楚而禍延於三十年之後實乍得
而名大去名去則實必隨之尤君子之所棄也故斯盟也
以謂得則固不得矣以謂失則猶有不失者存也以謂謀
之密則錙銖之獲房帷之知而已矣君子之略固弗然也
合其所必合離其所必離正義於百世而不詭於一旦大
取其實而不喪其名正大而天地之情見見其情以治之
何憂於區區之楚哉其以視策士之所謂略猶巴鯨之於
韶護也弗屑錄焉矣

合秦以攻楚合楚以攻秦孰愈曰城濮之戰晉嘗合秦以
攻楚矣敗殺以後秦不可得而合也秦不可得而合故狄

之以不可得合而狄秦知合秦以攻楚之大愈於合楚以
攻秦也秦不可固合者也晉固與之合則弱晉而乘之弱
伯主乘中國秦之所爲狄也乃其害也孤中於晉而未及
夫齊宋魯衛鄭蔡陳許以迫周於東合楚以攻秦晉之禍
紆矣禍紆於晉而害遂及於天下此得失之樞子奪之繇
也秦之窺天下也晉亢之晉亢蔽天下於秦故春秋狄秦
而許晉之攻雖然能亢之固不若其能服之也且秦之去
晉也近楚之去晉也遠晉西破秦猶未有下楚之勢也威
秦而楚固不震南破楚而中國之勢壹於晉則威楚而秦
震矣是故合楚以攻秦固不若威楚以震秦之得也秦以

難晉故趣入於狄。狄秦以晉也。楚不以難晉而後爲狄。晉
惟楚威而後得爲霸。故舍楚弗威則晉一秦矣。舍楚弗威
中國可以無晉。舍秦弗攻秦卽勝。晉東國之諸侯猶得擯
之於河山之表。故其後楚削秦張中國持之待之數百年
而後蔑周以并天下。漫令秦削楚張天下之亡趣急矣。蓋
秦楚者俱以蔑宗周壞封建毀文物而爲志者也。勢有難
易地有遠邇。惡有先後。故春秋之季年雖或擯秦而進楚
而楚之不可合也固然。秦窺天下始於晉其合於晉也則
其罪釋矣。楚之亂天下也不中於晉。雖合於晉害固在天
下其罪不可釋也。楚合於晉罪不可釋則晉之合楚也弱。

不可諷而惡不可賈矣惡不可賈而姑於西門之敵賈之
惟鄢陵之功故也晉敗楚於鄢陵而秦不敢報其麻隧之
怨晉折楚於蕭魚而秦不敢亢其濟涇之師故知合楚以
攻秦不若威楚以震秦之得也

秦晉之搆怨四十年矣晉不能牽天下以向秦天下亦無
爲晉恤魯成之十三年會於王都以西討山東之國集焉
而秦始非晉敵天下敵矣春秋書公自京師會諸侯伐秦
顯命受於王爲天下之公伐也牽天下之力快晉之忿君
子不抑焉蓋秦至是非僅難晉也且秦之難晉亦非徒爲
晉故也楚北向而爭天下鄭蔽之吳西向而爭天下魯蔽

之秦東向而爭天下晉蔽之楚得鄭而後及於宋魯齊衛
吳得魯而後及於齊衛晉鄭秦惟弗得晉而不敢出關以
爭秦之出關諸侯之禍周之憂矣秦既已有西周之地憑
山而東制諸侯而思以逞者惟晉蔽之爾晉爲天下蔽天
下之所宜助爲周蔽周之所宜佑也且秦之合楚也楚不
能用秦而秦用楚秦之用楚甚狡也不韙之名楚犯之中
國之怨楚嬰之勤師暴骨楚任之楚固不若是之愿而安
爲之用者晉失秦以授楚秦不吝捐利以結楚也城濮以
還楚折矣商臣得秦而後振是以有江六犇旅得秦而益
張是以收陳鄭而殘蕭宋嬰齊得秦以尤逞是以下晉衛

而蹂躪耶楚恃秦之掣晉以無忌而秦非爲楚掣晉也秦
委爭於楚而微晉也秦之悍也禍未中於天下而天下忘
之故微秦而楚不足以張微楚而秦自若也是天下陰有
其巨患晉孤任之而天下不恤天下之味也乃晉之捍楚
也有名其捍秦也不知收秦而又負不直之咎於秦晉以
是不能得之於天下四十年而後得之也晉得天下以敵
秦秦乃懼於天下之威而不敢顯爲周愆故先乎會伐秦
之日使問赴告旁午於中國後此者天下乃始絕秦忌秦
閉秦於關以不相及者終春秋之世而天下亦以小安故
夫晉爲周蔽而周聽之周得矣非夫惠王通楚難齊之愚

也晉爲天下蔽而天下應之天下得矣非夫魯伐萊鄭侵蔡之妄也故秦者晉之所宜合天下以有事者也上者收秦以爲天下用而秦以綏其次胥天下以絕秦而秦以戢惟不孤用其忿而與天下共焉則其事公矣春秋張諸侯之伐而臨之以周公之也

吳楚秦皆春秋之所狄猶有等也諸侯之不安於侯於是而有伯成乎伯者王之所自衰君子賤之近乎伯者王之所未亡則君子猶不絕之蓋伯者王之委非王之蔽也伯之始興類亦破王法兼并以自彊然逮其彊而足以伯矣兼并之事於是而止故齊兼紀鄆滅許連乎召陵之師

成伯而止晉滅虞虢開南陽逮乎踐土之會成伯而止非
其後之不足於狡以啟疆也斷乎得伯止矣秦之始攘西
周之地吞梁芮并西戎穆以伯矣而狡以啟疆曾未止也
竄滑鄭向三川冀駕晉以陵周室是雖得伯而不爲之止
伯而不止則狄矣故微之職北徵之師春秋奪其伯而狄
之楚之起也在齊桓之前首僭王號食申息爭蔡鄭意存
伐周而不斷乎伯故春秋之始見即使從狄不斷乎伯固
狄也逮乎非旅有江六并羣舒有陳下鄭以向宋猶不斷
乎伯也縣陳不有平宋而歸而楚之并中國也爲之衰止
猶知止焉則固近乎伯矣不足於伯而免之於狄以其有

所止者之近乎伯也惟夫吳質然以起質然以來不知有伯固不託焉始無斬也可爭則爭焉耳矣終無止也可犯則犯焉耳矣不知伯故不斬伯不斬伯則不近乎伯而究無所止其敗也質然以敗也藉其成也將質然而無憚以不逞也夫質然者無固惡然而君子早絕之而弗者非已甚也劉淵石勒阿骨打鐵木真之初起豈其蘊爲條理若然以斬之若然以得之哉燎原之火不謀所蕪無與止之而不止乃以帝天下食萬民而有餘矣故質然者尤甚於其有固惡也春秋之於秦也弗絕於其始以其有所漸也於楚也弗絕於其終以其有所止也於吳也以號始以號

終起於鍾離卒於黃池與於會盟而不得與中國齒唯其
賢然無所漸而不知止也故知君子之惡夫賢然者尤甚
於其有固惡也

佞人之說不效當言而焚言已而敗佞不讎矣佞不讎君
子何惡於佞哉德人之言也效效以此言以此言直而效
易見或以易見而淺之佞人之言也效知效之在彼而言
之於此效焉而疑若神庸人之所爲神之也而惡知其避
就之茲乎士燮之言曰外甯必有內憂言已而效矣嗚呼
此燮之所以爲佞也惑於其效之疑若神中其佞而以亂
義於是說春秋曰鄢陵之勝倖也夫晉之圖楚自盟蜀

以來十四年矣合齊通吳開之於秦

謂楚言以絕秦以開秦也

大乞列

國之師樹齊魯衛之兵爲後援晉死以當楚而後勝其何
擇哉彼云傳者直欲置楚爲耳苟置楚而晉又何以伯邪
外簡之自內憂不幸而變之言中爾豈外不簡而後內果
無憂乎趙盾之世三方交警而夷泉以弑又何說也晉之
內憂厲公之不忘情於欒卻而書與假側目其君也效其
有憂之在彼而暴其變之說於此變亦旣明曙乎憂所自
生特匿其情以避而駕其說於不測爾故忠佞敵也變惟
不忠斯以善佞迨他日之效於彼而人且神之君子之惡
佞惟惡其首不測而尾疑神也湯歸於克桀而仲虺誥武

王通於蠻夷而召公訓亦惟是修德令終之戒未聞置寇於垣而以警室人之器者也變誠有內憂之戚以憂晉變胡不以死爭三郤之殺於前變胡不以義折書偃之弑於後置君父之大憂含汚以自免乃如非有憂者姑爲若知若不知之辭以街前知之哲嗚呼變之心路人知之矣路人知之而傳春秋者弗察而師之甚哉遠佞之難也且夫所惡於佞者非僅其不救於敗也搖人心亂國是長寇讎啟敗亡言於未兆而禍必因也惟其倂效而疑神人神之矣神之將師保之抑將奉行之而禍以發變一而其陽此陰彼之邪說取效三年之內故後之君懲厲公之弑後之

臣鑒三郤之死弗內反其取殺召弑之各有繇一歸其咎於敗楚知罃以疲其師而不敢戰趙武以讓之敵而不敢爭叔向女齊以天方授楚而坐視陳蔡之滅伯統絕天下裂秦楚之跡日遷於中國晉之強宗乃以瓜分公室保河山而自固周因以亡山東諸國因之以盡前乎此者不任其咎一自士燮之言始也然則鄢陵之戰殆伯事之終與而悼平兩世得以延中國之微緒實此一戰之功也藉從士燮之言斂師而退三郤亦無以免先狐之誅厲公亦無以禦夷皋之弑徒使楚舉鄢吞宋而海食天下又胡外患之非內憂哉春秋大鄢陵之戰目楚子之敗其異於士燮

之罪說而矣傳者舍經而從之使人惑君子於千歲之後
吾不知何所稅也

叔牙逆而書卒君討也內有逆君討之諱以全恩也公子
偃未成乎逆而書刺非君討也大夫之相殺不足以爲之
諱曰言之曰刺以全國法章偃之亦有罪焉爾公子偃其
何知焉介於亂而不能避怙君母以立異於疆宗夫惡知
季孫行父之得刺公子以搖君哉行父之執叔執季也僞
如之奔季逐叔也茗邱之舍晉聽叔也卻鞮之盟晉聽季
也大夫自相攻晉爲大夫討魯之君無事焉惴乎立其上
睨叔季之興替以役於晉而已矣乃復歸罪於匍匐入阱

之子偃施以無上之刑何公族之易於殺也卽如季氏之
辭而籀之僞如首也偃從也僞如奔而豹嗣偃刺而不錄
於國季之雷餘地以居三桓者至矣而奚但公族之果於
殺也以嬰齊之賢也猶爲之言曰夫二人者朝亡之魯必
夕亡夫豈蔑與行父之不可亡哉季孟之不可亡而已季
孟不可亡叔亦不可亡自相攻也自相樹也所假於先公
之法果行而無斲者成公之弟焉耳大夫相殺以搖君君
不適主焉君子之修春秋惡足爲之辭哉

百川學海而至於海苟學焉而皆已至也以其至而盡海
於一川也陋矣知海之非一川而謂川無所至也亦陋矣

春秋義海也以義達之而各有至焉孫復曰稱國以弑舉國之眾皆可誅亦一至之義王回常秩不審而駁之陋矣夫春秋之爲義海也大大故不可以一例求也以一例求是盡海於一川之說也故葛薛吳之弑不可以晉例葛弑庶其薛弑比眾亂而弑無適主也吳弑僚夷之甚者不足與治也晉弑州蒲非葛薛之小弱而無權臣吳之夷而等於化外亦既有適主而罪必坐然無所坐而稱國者知罪之加於舉國惟孫復之說至於春秋之一義矣且夫舉國之云非下逮乎編氓也聞國政者當之耳蓋樂書荀偃士匄韓厥無一而可從末滅也首弑者書而非書能獨任之

矣偃之必得書猶書之必得偃也故書偃不可以偏釋也
韓厥之詞一鄭歸生之詞也老牛其君而欲避其名名沮
之而責勸之懷其心而嫁其名是書偃愚而厥狡厥愈不
可釋也士匄之詞一韓厥之詞也匄嫁之厥而厥不受厥
師匄狡也厥匄同情而匄藏之益深匄固不可釋也然將
以釋宋坐歸生之例舉而坐之匄厥則抑不可宋無可弑
之權以聽之歸生而書偃可無聽也乃竟釋書偃而坐之
匄厥則書偃之姦讎而君子爲可凶矣且夫歸生之弑宋
務之歸生欲已而不能書偃之弑召匄厥匄厥欲不與而
能已立乎鋒刃之間高卧以從容於事外其力勁矣立於

事外而觸不及其望重矣厲弑周立厥執政句繼之樂荀
不相忌而相報其情同矣刀競而不以克君於死望重而
不爲止其惡情同而巧避其名句厥之惡與書假等之四
人者無一而可滅矣無可滅者無首從之別也故孫復曰
舉國之眾皆可誅盡乎執政之謂也何疑乎三晉之半天
下等諸商鞅之赤渭水也乎復之說爲管言也至乎聖人
之旨矣至者一至者也一至者不期乎眾至引而概夫薛
莒句吳之弑則以一川爲海矣以概夫薛莒句吳之不可
通遂竝廢其義於晉是謂川之終不至於海也精義以各
求其至無爲爾矣

以梗概求義者執一以齊之一則泥泥而不通強爲通之
則入於亂故欲執一例者未有不終於亂義者也不知稱
國以弑薛萬吳晉之有異抑弗獲已而爲之說曰厲公無
道樂書不得坐視固將易位而程滑遽弑焉故沒書之名
以實書夫厲公之召弑亦除惡之亟爾曹髦之事不成而
司馬終篡厲公之誅未竟而三晉終分天也豈必如司馬
懿文欣然以宗社奉賊臣而後爲有道哉夫厲公之不若
諸兒平國齊光蔡固之烏獸行審也抑不若齊商人之躬
爲大逆審也彼諸君者或弑之而無上之刑必正則無道
者固不足以藉賊之口乃厲公以奉周治秦函中夏攘荆

楚之大勳曾不足以保首領於其臣而弑之者無罪也不亦慘與諸侯危社稷則變置非其臣之謂也故曰得乎天子爲諸侯變置者惟天子獨耳以天子之權授諸大夫廢置之不得則無已而弑之而不足以爲罪覆加大有爲之君以無道之名率天下以禍義者非此言其孰邪故知書偃句厭之四賊者情均逆辜均重刑均辟殺均無赦主名不可偏坐而舉國之刑伸焉孫復之以定晉案得聖人之旨矣惡有差等則法有獨伸罪無同異則刑無偏置獨伸之而非有縱眾被之而非有酷義精而匿詞同而意見故曰春秋者義海也

懲惡之法已敗者戒未敗者誅已敗者天既治也未敗者天所未治也天所未治爲之行誅故曰贊天君而見弑固有不善之積也見弑於臣天之治之足矣顯其所已然而人知戒無容更加誅也臣弑其君而逸於討天治之所窮也於是舍其君召弑之罪而專治弑者不得分惡於君以從滅也臣之弑君雖卽於討乃以臣之死償君之弑而不相抵亦天治之窮也雖受討而惡名猶不可辭而後天討蔑不伸也故齊諸兒宋與夷之暴齊光陳平國蔡固之淫衛剽之篡齊商人之逆至於見弑不施貶詞而況外樹大勳內誅權逆若晉厲公之罔非無道者乎故未弑則責君

以道道先自治也已弑則畧君於法法審其重也方治臣
之弑君而復治君之見弑則是以平恕處亂賊而以中商
治君父法之頗不如其無法矣明著其見弑而人主固可
以鑒矣畧其所以弑而後賊窮於變辭變辭窮則爰書簡
爰書簡則國法壹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辭窮而法
壹也

春秋家說卷二下終